

编者按:8月12日,由省作协主办的《紫阳文化丛书》研讨交流暨基层文学调研座谈会在紫阳县召开。省作协、市文联、紫阳县相关领导出席会议,省市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结合丰富的文本分析示例,从不同角度对《紫阳文化丛书》八部作品进行了分析研讨。现摘编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从区域文化层面看《紫阳文化丛书》

李春平

感谢紫阳县政府对作家的扶持,一次出版了八本书,我很兴奋和喜悦,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紫阳县政府在作家扶持上所做的最出色、最漂亮的一件事。在这套丛书中,我看到了叶松成兄弟、钟长江、陈平军、张斌、胡坪、阮偶、周平松这些老朋友的名字。八部作品,诗歌居多,其次是散文短章。紫阳是个民歌密集的县份,现在民歌4千多首,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常想,汉江横穿紫阳全境,汉江又是产生《诗经》重要篇章的一方圣土,由此上溯两千年,我们的祖宗可能就是诗经的原始作者之一,哼着民歌在汉江两岸生产劳动,繁衍不息,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我们。在这方土地上,出现很多诗人和歌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包括在这里工作过的县令张志超,陈仅都是出色的诗人。陈仅的《竹林问答》是清代最有影响的八家诗论之一。如果紫阳不出诗人,不出歌手,那就愧对汉江,愧对祖宗。我身边的关中朋友总是说,在安康,紫阳人最具有艺术气质。乐观豁达,从容通透。这是祖宗遗传下来的生物密码和艺术基因,也是馈赠给紫阳人的生存智慧。

可能有人会说,别谈紫阳出了八本书,连同那些民歌,汉剧,及其他类别的文艺作品,并不能增加紫阳的GDP。看起来是一句实话,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知。固然,任何类别的文艺作品,要让它直接进入经济核算体系是不可能的,这恰恰反映出了文化的特质。它是精神领域的东西,是润物细无声的无形渗透,不可能达到立竿见影,吹糠见米的效果。所以,用经济产出的方式来衡量文化产品,它必须

完成文化产业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比较复杂。如果有认知偏差,它会忽视文学艺术的内在力量,从而导致重经济而轻文化的现象,这就成为文化发展的阻力。

从精神产品的角度看,紫阳出版的八部系列丛书,基本反映了紫阳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综合水平,但并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对于作者个人而言,这种作品集结,并不能表明这是作者最高水平的结果,而是一个阶段的总结。会有质量上的参差不齐。总体上,我依然能从每个人的作品发现精彩的章节和句子,发现他们的思想和灵魂的闪光,看到他们文学想象力的飞翔姿态。在这八人身后,还有大量的写作者和爱好者,他们通过文学来表达对紫阳这片土地的依恋和热爱。来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并守护精神家园的纯洁性和完整性,使他们保持善良友爱,崇仁尚义的做人品格,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文明社会风尚。就是这批人,恰恰是对外宣传紫阳的一股重要力量。我们经常会遇到,在某个饭局上,在某个闲聊的场合,一群人在谈论文学经典的同时,也在谈钟长江的诗歌,叶松成的散文与评论,还有一些人在唱民歌,这便是紫阳人民的一种幸福,一种美好。因为这是一种健康的精神生活,是文明社会的日常状态。它体现着文化的魅力,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不是经济效益能够衡量的。

从文化自信的角度看,一个县域的文化创作氛围与这个县域的文化自信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个人理解,我们通常所说的“坚定文化自信”,是基于华夏五千年璀璨的华夏文明,特别是傲立于世界民族

文化之林的优秀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国家和民族层面上的文化自信。但是就区域文化来讲,如果缩小到一个县,一个市的地方文化,我们需要来自灵魂深处的追问:与全省兄弟市相比,包括紫阳在内的安康各县的历史文化并不厚重,地下的历史积淀和地上的历史文物非常薄弱,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我们的地方文化自信从何而来?我们要怎样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我们进一步追问:如果一个公民的自身文化基础薄弱,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又不注重学习和进步,他又怎样建立个人的文化自信?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空喊文化自信,便是一种没有底气的盲目的自信,也是没有尊重文化历史逻辑的自信。

接下来我们追寻答案。话题又回到“紫阳八书”上。在区域文化方面,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地方文化自信,要让“文化自信”四个字变有底气,有实力,路径有多条,但最重要的路径是:以“紫阳八书”为起点,以省作协对口帮扶为契机,充分利用高平台上的文学资源,着力建设紫阳的文学创作队伍,提高整体实力,增强先进文化的创造力,特别是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能力,推动本土文艺创作全面走向新高度。要让紫阳人民从本地的文化发展中真正感受到,认识到:紫阳人民没有精神的荒漠,而是一片绿洲。紫阳人是有文化的,是有文化自觉的,是会搞文化建设的,是有强烈的文化自信心的。这样的人民,一定是幸福的人民。这样的紫阳,一定是美好的紫阳。

(作者系市文联主席)



《紫阳文化丛书》八部作品

紫阳在陕西是一个独特的地理,也是具有独特个性的存在,它兼具巴山蜀水的特色和辽阔的高原气质,但无论如何,这里的历史和文化的沉淀是深厚的,迷人的。近来读了紫阳这片山川诞生的诗人和散文家们的作品,就能强烈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文化”的冲击,体现在表现对象、内容主旨和精神趣味等诸多方面,由此也能引发出新时期现代语境下,关于“乡村”的诗性和艺术书写,其价值取向和审美问题。无疑,生活在紫阳的文化人,尤其是诗人和散文家,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是显著的,浓郁的浪漫情怀,鲜亮的文化底色和舍割不了的乡土之根,成就了紫阳乡土文学文化场域的兴盛。

我在读了紫阳诗人钟长江、叶松敏、张斌及相关的作品后,感觉他们的文字,流淌着朴实和真诚,无一例外,家乡泥土和河水的香气,山川的雾,明暗闪现里的人影,起伏的号声,平静的叙述中灵动的思想,让我印象深刻。当然,他们的视野并不是局限的,虽身在紫阳山水之间,也周游天下,在异乡抒发特殊的情感。所以,紫阳的乡土文字已呈现多维、更广阔的文化辐射,面向更广阔的空间,兼容天下的写作趋势。毕竟一山一水阻止不了他们的脚步,更难让他们满足于家乡自然的庇护,但又自觉于内心将外部世界的所见与乡土比较,当然这种比较总有不变的答案的,那就是家乡总是最美、最温馨的,而且在他们的诗中,家乡总绕不过去,它或隐或现但一直存在。

钟长江的乡土诗歌显然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怀旧和愁绪的书写,更多一种大气和明亮。他的诗集《时间深处》,他是把“乡愁”放到抽象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展开的,过往和如今,时间的浅表及深处,诗人作为时间的“载体”,就可能产生含混的时空交错感,诗集中第一辑“倾听岁月”主要是时间的叙述,空间是敞开的、没有特定边界的,比如“立秋”和“白露”让我们想到的是宇宙的时间,其空间只是内心的一个存在;第二辑《疏影痕痕》则主要是空间的叙述,通过对一系列空间地理位置的感性审美,把握内在的生命旅程,如“双溪寺”“黑龙洞”“茯苓镇”等“空间”的标识和具象呈现,它们不仅属于地理的,也属于历史、文化、思想的,是一种精神空间。这本诗集,没有收入过往艰苦岁月的点滴记忆,也没有新旧生活变化的叹喟,既有编辑从书方面总体因素,我相信与诗人的审美态度和方式也是相关的。钟长江的诗歌总体上是诚恳的,语言朴实中闪烁着灵韵,他的文字也是成熟的,所表达的内在经验虽没有很多惊人的发现,但仍很认真地追求突破,如《古镇流韵》中:“炊烟是倒淌的泪/蓝瓦瓦的天幕上/原草咳出一粒粒的思念和疼痛”,同时由于他的诗歌技艺方面的纯熟,在多维散裂意象组合上,让每一首诗都能抵达完整,总体也都是个性表达。诗人是忠于内心、也是忠于自己的,我相信他在诗中流露的情感是真切,经由个体生命求真意志濯洗的诗,是任何写作技巧所不能替代的,因为人生总有某个特殊阶段或事件深深影响过命运,成为历史的疮疤和隐痛,也就可能在书写中,获得一种深刻体验。

叶松敏的散文诗令我耳目一新,他的诗集《时间的露水打湿了叶子》流露出禅意的哲思,尤其是第一辑《世俗哲学》中的文字,是对时间、空间参透后顿悟或智慧的析出,其哲思本身也早已超越了题材所涉象,比如《木质的椅子》中的“椅子”,诗人完全是从另一个境界观察它的“木质”。我一向认为,散文诗这一体裁是很难把好的,它的灵魂仍在内在诗意,文句自然形成的韵味。散文诗更着重于整体的诗性表达,而不拘泥于孤立的句子或词,一定程度上,散文诗传达给读者的,是较诗歌更清晰的或明确的内蕴,首先是借这一文体,注入哲学性的理路和思考,正是散文诗叙述上的一点便利,而更好地从单一炼意造句中,从容大度地铺展开来,走向更深邃又多维整体的结构治理,不是通过句和词,而是经由一段或一片文字表达其关联性和核心思想内容的突出,表达的也是整体凝结之力,体现的是更为开阔和自由状态。如《恋语》中:“看麦子站立的姿态,是否还像我们的内心一样饱满!”,再如《悲悯》中:“很多年以后,一粒胚芽会长成一道风景”。他的《过往》(组章)可以说是对生命的思索和反省,因而也是很很扎实的散文诗,散文诗这一体裁既为诗人从沉重呆板的现实生活中脱将出来,又会陷入想象力和幻觉的陷阱,流畅又转折的话语组合,反而成了诗人准确表达生命体验复杂性的合适工具。我更关注他有关乡土的写作,在他《紫阳与一个道人的传说》中,诗人借“道人”张伯端在紫阳面壁修行的意象,烘托出了一个“神性的紫阳”,这首诗写得很开阔,从精神层面写乡土,摆脱现实地理的“实用性”,大概也是散文诗与散文的一个分水岭。诗人很善于以“组章”的形式,展开一个主题更丰满多截面的肌理,如《清明抒怀》8首,正是诗人借此特殊日子对“乡土”的抒情:“一滴泪在春天流下来,绚烂了正在复苏的时令”,“仪式简化了,柴扉中升腾起世俗的光景”。《倒计时》(组章)是诗人对“时光”的宇宙性的思考,叶松敏诗中很多“不可言说”的表白和意象堆砌,呈现出事物在时间静流中非理性的神秘,如诗中:“此时,嗜睡声划过了思想的界限,宛如一把锋利的小刀,触动了肌肤的表面,于是一线猩红慢慢渗出”等,表明大自然的一切都是有神性的物象,这种神秘,更多的也在于时间与历史久远所沉淀下来的神秘性,反映在诗歌中就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诗性力量。

张斌的散文则是另一种乡土书写,他写的很多文章,反映的是他的另一个故乡:新疆。但紫阳是他的故乡,而他的童年和青涩岁月,又留在了戈壁滩上。所以我们读到了在这两个故乡之间横亘的一种情感状态,他更属于哪里?也许是他始终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当我刚读完《酸辣辣酸辣辣味》写安康小吃的文字,下一篇又读到了《戈壁滩上的炊烟》,从文学的意义上讲,童年的经历可能对于一个人文艺方面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也从他回忆童年时光,在新疆的生活场景,感情更为细腻浓郁,也更感人,如他写炊烟的一段文字:“有风,风吹着它,变得弯弯曲曲,像一条曲曲折折的山路,自己扶着自己努力地向上攀登”,回到老家紫阳的他,已是一个少年,所以两地情感的纠结,本身也是个创作“资源”,很多文章,便是两地风光和生活的比和对冲撞,如《谁在崇山峻岭间翱翔》,就是对自身在大山区的他怀想骑马奔腾的日子。张斌的散文,史料翔实,考据性强,且文中所列举的史实和故事,有极强的镇定感和说服力。他对事实的筛选是精准的,文中“抒情”的部分很克制,用意象和现实的自然流淌,不经意间感人——住得更深远地感动读者。如《北疆的老屋》,有声有色,一点点把读者代入,贴近了那个有矮小笨拙的老房子。张斌散文对文字叙述的总体把控力极好,而且从文中也看不到他刻意雕琢的痕迹,他对故事的叙述有十足的自信,源自所讲皆是事实,没有故作编造和无端想象,这大概正是散文的魅力。散文和散文诗的最大分别,前者言实,后者言虚。《祖父从档案中爬起来》这篇散文,记叙了一个家族的故事,情节复杂曲折。通过散文《深山觅古建》《别有洞天盘桓河》《古镇双桥》《木兰峡》等,对陕南一带闻名的风光有了确切了解,不只是地理风光的,因为作者深情的文字,也读到了一种精神,或山河的壮美,这种空间的“美”,在一瞬间所呈现出来的审美特征,对于这些景象所承载的历史分不开的,一座桥,或一条河,也是久远时间的象征,他们还在缓慢地变化当中,我们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历史也在瞬息万变,所以这些散文也让我们对“乡土文字”所能起到地对时间的美学思考,有很大的意义。

紫阳是个迷人的地方,而活跃在这片山川的诗人和散文家们,使得它更为迷人。紫阳同样不可能置迅速发展大潮之外,它势必也要找到自己变革的定位,以及新时代的美学呈现方式。当然乡土写作又是一个复杂的命题,而乡愁是要留存下来的,如果我们能够提供新的坐标和视野,作出新的思考和写作尝试,大胆去打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题材领域。

(作者系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构建乡村书写的当代叙事和传播方式

张军朝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情结,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笔下常常描写的主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特别是陕西文学中,对乡村,对故乡的描写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与陕西作家群大多数人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如今,许多原来出生在农村的作家大都工作、生活在城市中,但对乡村生活的体验仍是他们创作的主要源泉。打拼在城市的人,似乎总有一种“浮萍”一样的感觉,总觉得无法把根深深扎进城市的土壤。于是,怀念曾经的故乡成为许多人割舍不下的情结。

那些众多描写乡愁的文章,一方面在唤起我们曾经的记忆,呼唤乡村纯真质朴之美,同时也有一种排解情绪的倾向。还有一些作品,似乎认为曾经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包括那些贫困潦倒的日子和磨难。

我们都曾经经历过那个时代,知道那是多么令人痛苦难熬的日子。如今我们回忆那些时光,要把呼唤纯真善美与曾经的困苦痛楚区分开来,写出历史前进的足音,与时代同步。如今的乡村是什么样子?乡村振兴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在城市与乡村的角色转换中,如今的乡亲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这些,都需要作家沉下身子,像柳青曾经那样,深入体验乡村生活。只有感悟透了,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

的作品。

关于我拿到的这两本集子,《时间的露水打湿了叶子》这本散文诗集,语言优美,短小隽永,既有的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也有对时光、对空间的感悟,情感细腻,富有哲理。

我们说文学要有文学化的语言。什么是文学化的语言?我的理解是,文学语言是形象化的语言,是能让人产生联想与共鸣的语言,是美得让人不忍放下的语言。就是直白,也饱含丰富的想象。这样的语言在这本散文诗集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如:“在灵魂的高度上,没有谁能找到标尺的刻度。”“嚼着青涩,在天空下,我们把日子捏来捏去!”

作者叶松敏对日常生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感悟力,身边的一点一滴都能触发诗情画意,同时能用优美的形象化的文字记录和呈现出来。紫阳的山,紫阳的水,紫阳的茶,紫阳的人,作者把对这片土地的爱融入诗情画意的描述中,凝结出散发着瓜果般清香的篇章。如作者在关于紫阳民歌的描述中这样写道:“这些天籁的调子,早已化作清新的空气,飘到哪里,哪里就能生长欢快的旋律。”关于紫阳茶,作者这样描述:“山南芬芳的味道,从窠窠的屋脊飘起,袅袅如岚,青瓷茶盅,鹅黄灵动,馥郁缠绵。”这样如诗如画,如梦似幻的语言不仅美,而且常常令人心动不已。

风来厚朴香

熊英琴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故乡书写,自鲁迅《故乡》发表之后喷薄而出,无论量与质均蔚然成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现象级奇观。比如1922年至1929年国内有300余篇关于故乡的文章,新时期新媒介之后更是呈几何级爆炸性增长。我猜现在才是故乡书写的巅峰,也许一个县、一个市一年乡土体裁创作的量都远远超过过去十年之总和。文学史叙述中,中国的乡土文学之所以被赋予写作题材、写作目的和写作方法等多重开辟的重要义涵,具有“写乡土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和“以乡土作为切入点深入中国社会内部”等方面的价值丰富性,正在于故乡书写对每一个作家起步的必要性,和对民族文学奋强大立于世界之林的必要性。回顾20世纪20年代以来故乡书写迅速成为中国文学现象级的写作思潮,过往的作家作品对乡土文学的产生和走向所起的至关重要作用,既可知晓研究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是乡土文学产生一个绝佳的突破口,并且乡土文学的源头正是故乡书写,写好故乡是成为作家的第一步,也是当代文学及其时代性的核心使命。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能奢侈地坐在一起探讨紫阳作家新近成果的动因。我的发言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传统的故乡书写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故乡的拟物化;二是故乡的拟人化。比如台湾现代诗人舒兰的《乡色酒》,席慕容的《乡愁》和王维“寒梅著花未”杜甫的“月是故乡明”均把故乡做拟物化处理。另外大诗人李白和台湾诗人洛夫各有许多把故乡拟人化处理的好诗。如果古典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大国,故乡、故土是中国人记忆中不变的集体无意识,已沉淀为文化乡愁和中国文学的情感纽带,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原型意义和象征性。那么这种文化意识和对故乡的族群记忆从20世纪20年代始至80年代遭受系统性的颠覆与超越,作为现代化裂变之必然,当代人的故乡观发生彻底改变。然而如何继承现代文学中的故乡遗产并提升当代文学之故乡书写仍然是每一个作家无可回避的

责任和使命,这已然包含呈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国民人格与心路变迁史。总体而言,20世纪现代文学的故乡书写有三种不同的艺术范式,即怨乡型、哀乡型、恋乡型,新时期以降的当代作家通过摒弃拟物化的故乡叙述模式和对拟人化故乡修辞的突破与重塑完成故乡书写的现代转型。但我们已然能从曾经的经典中获取养分,比如鲁迅的《故乡》《祝福》,周作人、废名、萧红、沈从文等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乡土小说原典。

其次,故乡是一个承载生命情感的地理容器,是通往家国史的秘密基地,是我们回不去的记忆。对一个人故乡是具象的,于所有人的故乡又是抽象的,故乡书写既是对人类集体记忆的追求,又将个体唯一性在文本铺设中建立。我想这才是作家热衷于故乡书写的天性。相较而言现代作家笔下的故乡书写同古代相比,最具颠覆性的表现在于,对拟人化故乡、拟物化故乡的双重否定和摒弃,比如把对故土的柔情、赤子般的依恋和盼归变成一代决绝的反抗与逃离。陕西文学中,典型的如陕南贾平凹先生的散文《商州》系列对商洛地域痛彻的反思、回味,陕北诗人阎安先生首部诗集《与蜘蛛同在的大地》中浩浩乎不平的出离姿态,以及关中作家陈忠实以《白鹿原》对故乡、民族和家国所做出的历史性“大清算”。他们对故乡的文学情愫和文化立场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怨乡、哀乡与恋乡错综交织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并客观地构成陕西当代文学在故乡书写上的艺术高度和代际基础,也为文学史叙事提供了资粮。

最后,我试着谈谈紫阳作家群近作在故乡书写层级的文学独特性和开拓性贡献。其一,诗人阮偶的《失神引》多么“冒险”,他不事分辩,好似整个诗集就是他的完整生命,是已被他安顿过的整个肉身,供诸妄者随意地观照、剃度、卸戴。事实上唐凯的诗歌语言质地典雅轻盈理,总能恰如其分地突显他心性的曲折蜿蜒,也能在故乡

《心语与谁》是一本关于陈平军先生散文诗评鉴的评论集。看到大家对陈平军出版的四部散文诗集的评价,一下子勾起了我想深入阅读的兴趣,特别是评论的人中,还有我熟识的朋友。于是上网搜了一下,果然搜到了《家谱记》中的一些篇章。关于紫阳的风土人情扑面而来,质朴、纯真,充满着对对茶乡、山水、对亲人的爱。

两位作家一个长于抒情,一个善于叙事,从他们的文字中,能深刻感受到紫阳这块土地上深厚的文化情结和源远流长的文脉。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并不是只体现在有多少文物古迹、文化地标、文化设施上,更体现在一群执着热爱着这里的文化、热爱着这里的山水、传承着文化的人身上。一旦这些人形成了群体,就有了示范效应,有了群众性,必将对这块土地文化的涵养、文化现象的形成起到巨大作用。紫阳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说到建议,我想的是,作为当代作家,我们就要思考文学的当代命题,比如如何让这些优美的文字更为广泛地传播,更好地为现在的年轻一代所看到、所接受,如何利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传播形式,找到与当代读者相契合的叙事和传播形式。

(作者系陕西日报社科教文部主任)

意象的采集与分解中表达他生在人间疏淡与狂狷,或许他真正想做的不是玩偶,而是一个可以好透也可以坏彻底的“冒险者”! 其次诗人阮偶的《深蓝》坦诚诚恳、严禁布局,从十次中的一千多首诗作中精选二百,可见其代表性和重量。以主题凝聚分化排布的“故土守望”“感念岁月”和“玫瑰之刺”小辑无疑充分露出诗人阮偶与紫阳这片地域血肉难分的浓郁情义,且在“我思我在”中得到升华舒展。其三相较来说,诗人陕南瘦竹的诗写得扎实、厚重,诗文中几乎遍读陕南的人间风味,诗集《心灵演奏》更是写尽了紫阳的自然万象、故乡四季、亲人朋友,以真实亦真挚的笔触表达出他对这片热土无边无际的爱恋。其四,作家周平松的《瓦房店记》以散文诗的形式触惟妙惟肖地讲述了这个时代的陕南,从容在情与思之外无限细致地记叙关于紫阳地域的文化灿烂,他文笔隽永、史料充实,立论和论时弊、或烛幽探微,或托物言志,总之周平松以一个现代作家广博无际的智识、学识和见识保证了他文章的质量与美感。

此外,紫阳作家群对乡土世界的书写超越于古典方式的拟人拟物化传承,拒绝单向化地仅仅将故乡作为文化乌托邦的永恒“乡愁”,进而颠覆性地重塑自鲁迅等现代作家一路瓦解的“游子归乡”式的母题传统,比如周平松的《瓦房店记》、陕南瘦竹的《心灵演奏》选择将故乡隐为一种遥远的时代背景,以强化诗作的当代性和现代韵致;唐凯的《失神引》、阮偶的《深蓝》则以一种生机勃勃的破坏力,把故乡替换为一种时空概念、一片生命情绪、或一种文学志愿和族群理想。总之紫阳作家们的“故乡书写”不仅实现了“紫阳”作为客观存在物与精神意念的文学艺术结合,更衍生出一种包括时代性、地域性和历史性的文化学概念,一种人间地理的现代修辞机制。其作品成功寄寓现代人对民族精神过往的醒省期盼,也包孕我们未来不熄的冉冉愿望。

(作者系商洛学院讲师)

从紫阳诗群探讨现代语境下的乡土书写

陈啊妮